

庫爾地之光

列別立赫特著 鄭懷之譯

新文藝出版社

820(2)
1260.



庫爾地之光

列別立赫特著
鄭懷之譯

• 1951 •

新文藝出版社

一九五一年六月第一版 上海印 0001—4000 冊
版權所有·不准翻印

新文藝出版社

上海中央路二四號二一一室

(251) [VI I 6] 14,600 元

光藝印刷廠承印

庫爾地之光

(A) 1/2

H. Leberkht
LIGHT IN KOORDI

本書係根據一九四九年七月號蘇維埃文學(英文本)譯出

法家一家人在大廚房裏剛用過豐盛的早餐。法約翰的三個及笄的女兒，離開餐棹，馬上開始各人的工作。最小的女兒琳姐，年紀才十五歲，忙着洗擦各個房間的地板——這一天正是星期六。

約翰的妻子梨娜，一個體格壯健的女人，在廚房裏忙碌着。她的露到肘彎的白皙臂膊，熟練而且靈活地動作着；許多東西，一經碰上她的兩手，就會像觸電一樣馬上轉動起來。水嘩啦啦地倒進煮着馬鈴薯豬料的鍋子裏；爐子裏的劈柴清脆地畢畢剝剝着；盤碟叮叮噹噹地放進溫水盆子裏；麵粉的粉末在盛着麵團的桶子裏飛揚着——這是法家烘製麵包的日子。廚房的水泥地板上，印着許多釘上笨重的蹄鐵的農民靴子的跡印。梨娜用水沖了一道，接着馬上把它擦乾。

老闆法約翰，身材矮胖，在粗短的脖子上安着一顆龐大的腦袋，自個兒依舊坐在餐棹的旁邊。他微聳着闊大的兩肩，靜靜地坐着；露着懶洋洋的神氣和欣賞的心情，望着他的妻子急急忙忙的動作。他的眼睛凝視着從梨娜掃把底下流到他腳邊的污水，但是他沒有意思把自己的兩腳挪開。他把裝着土菸的罐子

和打火機放在面前，一邊腳上管子鑲銅的燒焦的舊菸斗。從他這種安祥的態度上，梨娜看出了他並沒有很快站起的意思。

「彼得·戴特立牽着種馬……我想，上鐵鋪去的……」她從窗口望到路上，一邊尖聲喊道。

「唔……上鐵鋪去麼？」她的丈夫沉思地答道。「我不懂他幹嗎……」

「上蹄鐵去的，」她肯定地說道。「這幾天鐵鋪沒有什麼活幹，戴特立找上了這個機會。」

約翰明白梨娜的話裏有刺，那分明是對他說。但是他僅僅噴出一陣煙雲，依然一動不動。他的心境是安適的。實在的，一個人的農務，和鄰家的比較起來，儘管不算更好，總算已經滿好了，為什麼一定還要匆匆忙忙呢？難道他的作物還沒有收割嗎？難道他讓土地在夏季裏休閒着嗎？難道馬鈴薯沒有妥當地收存起來嗎？固然，他可以到森林去，載回一兩車劈柴；或者照着原來的打算，也上那家鐵鋪去，把雪橇裝上底鐵。要是想幹，他還可以找些其他的事情幹幹。但是，今天是安息日。而且外面還下着毛雨，屋內是這麼溫暖和舒服，瞧着妻女們的家常操作又是這麼愉快。這些事情值得在今天來幹麼？一個人有時也需要安定地坐下，一邊抽菸，一邊想想。人類種植菸草，就爲的讓大家安享清閒。他，約翰，安閒自在的過着日子，而日子也

的確過得不壞。他是一個兢兢業業親熱熱的大家庭的家長。他的倉庫年年都儲存着充足的糧食。誰敢說，老約翰的意見在庫爾地村裏不受尊重呢？他受到人家的敬仰。法約翰當選做農業會議的代表——這樁事實，不是有力的證明嗎？就某方面上說來，他也算得一位風頭的人物。

等到雨歇的時候，上鐵鋪去好了；等到積雪上面的軌跡可以利用的時候，再去把劈柴搬運回來，也比較便當。趁着閒暇，在事先千籌百慮一番：最好在怎樣的時機宰羊，既可以剪下最多的羊毛，又可以弄到最多的小羊，同時又不至讓羊肉變得太老——這畢竟也是一樁好事。

法約翰沉默地吸着噼噼地響着的菸斗，一邊儘想着這些事情。突然，梨娜尖銳的聲音，打斷了他靈活的思路。

「沙穆來啦……我相信，到我們這兒來的。」

「唔」約翰低聲說着，聲音裏帶着一股高興，同時在坐位上微動了一下。

一個戴着兔皮遮耳風帽的漢子，從隔鄰農家方面，——它的露在縱樹林上面的濕漉漉的鐵屋頂，發着黯淡的閃光——沿着田埂走來。他走起路來顯得有點兒别扭，慢慢地抬起脚步，小心翼翼地走過田地；同時，高高地仰着腦袋，好像正在聽着什麼一樣。

「說不定柯威特，安娜出了什麼岔子……」梨娜嘆息道。「可憐的女人，一輩子倒楣……天曉得，

她的兒子們那兒去了。還有柯威特本人——那兒去呢？幹嗎還不回來呢？

「哼，回來……」約翰說道，一邊冷笑着妻子的無知。「你把他看得太好了……」

約翰顯着一股輕蔑的神氣，一邊揮手，一邊大聲說道：

「他不會回來，毫無希望——就算他沒有死掉。有人在沙勒馬島最後看到他，車馬行李一起精光了。」

「對於老柯威特和他的兒子們，我才一點不替他們難過，」梨娜突然興奮說道，「我擔心沙穆……要是他的妹妹死了，他怎麼辦呢？我也擔心他們的農場，那班親戚們會突然闖來，把所有的一切搶光——把那些豬牛牽走。」

「對呀，那是明明白白的，」約翰點點頭說。「安娜不行了，至於沙穆……他有什麼想頭……那一筆財產總不會是他的。有一天，我在他們那兒看到了一部車子，一部嶄新的車子，閒攔在那兒。當時我想，我們需要一部這樣的車子……你會看到，有人也會轉這部車子的念頭的。」

約翰露出苦惱的神情，望住他的妻子，同時不屑地吐出了一口菸液，接着又用堅決的語氣結束道：「不怕，我留意着。」

這時候，那個漢子走近了。他走完了田塋，躊躇了一會，然後又用一種更慢的脚步走過耕地。

「他走得太過靠右了，」梨娜焦急地說道。「他正朝着我們的池塘走來。」

她突然用尖銳的聲音高喊道：

『沙穆，靠左邊走！靠棚屋那邊……對啦，沙穆！』

沙穆小心地跨過門檻，他的白白的眼睛在向上仰着的活潑的臉孔上呆笨地眨動一會——現在大家可以看出他是一個瞎子了。

他的整個外表，從襯衫的潔白領子，到整齊地結着帶子的木鞋，都給人家一種整潔的印象。

『早安，』沙穆用中音說道。『這兒有生客嗎？有嗎？我穿着木鞋啦……』

他顯着害羞的神氣，轉動着失明的眼睛。

『只有老闆和我，並沒有外人，』梨娜說着，把沙穆領到棹子旁邊。

從主人和主婦對他的款待上看來，沙穆在他們家裏可以算是一位受歡迎的客人。

但是，這一回他們卻聽不到沙穆像往常那樣的談諧談笑。他沉默而且嚴肅地坐着，把兔皮帽子小心地放在膝蓋上，用靈活的瘦長指頭彈擊着帽子上的毛毛。

『沙穆，家裏的情形好麼？』梨娜問道。

『不，不大好，』沙穆鎮靜地說道。『所以，我才上這兒來的。約翰，還有你，梨娜，我想請你們幫忙一下——勞你們姑娘的駕，套我們的白閹馬，到鎮上請醫生下來一趟。我想了一場，請誰幫忙呢？只有請約翰和梨娜』

幫忙……」

約翰正在裝着他的菸斗。他忙着把菸裝上，來不及回答。

「安娜的病很危險嗎？」梨娜打破了沉默。

「她——她正在趕走他，」沙穆遲疑了一會，才低聲說道。

「趕走誰呢？」梨娜驚愕地問道。

「用一隻手，——就像這樣……」沙穆稍微仰起了腦袋，臉上毫無表情，一隻手緩緩地舉到眼睛，接着又用力扯開，似乎要扯開蒙在臉上的看不見的面網一樣。他表演得那樣逼真，使得在座的不禁楞住了。梨娜張大了眼睛，坐了下去。

沙穆感覺到了他們疑問的目光，接着解釋道：

「她用手摸索牆壁……我們一定要把那位醫生請來。」

「今天麼？」約翰低聲說道，一邊朝窗口望了一下。

「是的，今天，」梨娜用一種確定的語氣替沙穆回答了。同時，沙穆也用柔和的聲調附和道：

「是的，最好今天……」

「好吧，要是這樣，我們的菲瑪可以跑去一趟，回頭再醃捲心菜，」約翰決定道。「菲瑪可以同你一路，

套你們的老閘馬，把醫生帶來。」

但是，約翰又馬上改變了主意。他想到了柯威特家的新車子，心裏活動起來了。他忽然慷慨地說道：

「不，不行，菲瑪是一個女孩，辦不了這樁事情。這是一樁緊急的事情，而且醫生還需要勸駕……還有，你們的閘馬安兔也太老了，不能够在黃昏以前趕了回來。我願意自己跑一趟，套我自己的馬，不過要用你們的車子。那末，就這樣吧！我同你一路。」

約翰不再猶豫了，決定同沙穆出去，把自己的馬套上柯威特家的車子。

中午過後，約翰就駕着濕淋淋的馬車，進入了柯威特家的院子。湯尼伯醫生，一位身材矮短的老人，戴着舊式寬邊的帽子，合起雨傘，輕快地跳下車子。他穿着泥污的雨靴，跨過幾片水窪，走向門口。沙穆正站在那兒向他鞠躬。

湯尼伯醫生是一位強健而且快樂的老頭。從他身心的康泰上看來，歲月對於他似乎並沒有什麼影響。許多年事稍長的農民，包括約翰在內，都記得湯尼伯醫生雙鬢已經雪白的时候，他們自己都還是光頭無鬚的小夥子。現在，約翰自己蓬亂的頭髮已經灰白了，這位醫生的聲音，還像從前一樣的愉快而且洪亮，他的豐滿的兩頰還像從前一樣的紅潤。當地農民對於他的醫道和功夫滿有信心，大概就由於他的一臉紅光。

「哈囉，沙穆，你好嗎？我看，你也一點都沒有老，對的，對的……」醫生的爽朗的聲音在廚房裏面震盪着，打破了周圍的沉寂。一隻灰色貓兒，從牠蜷伏着的椅子上跳下，躲了起來。一隻斯匹茲種的尖耳朵的白色狗兒，搶了過來，汪汪地叫吠着。

「病人在那兒呢？柯威特·安娜在那兒呢？我們看看她，對的，對的……在這兒嗎？」他問着，一邊開門，走進病人的房間。

約翰脫下皺摺的雨衣。從雨衣上淋下的水點，馬上在地板上面匯成一道水窪。他沒有脫下大衣，因為，過一會他還得送醫生回去。他靠近棹子坐下，拿出菸來。

他可以聽到湯尼伯隔着幾個房間的洪亮的聲音。

「唉，我的安娜呢？我的美麗的姑娘呢？我來看看，他們把她弄成什麼樣子了？……我聽過你唱歌，對的，我聽過——我記得十分清楚……你常常參加老史科特唱歌隊在麻地村俱樂部歌唱。對的，對的……你有一道好嗓子，我敢說，天使般的嗓子——千真萬確的……但是，現在我很難認出你了。唉，唉，我來看看，究竟是什麼病……」

醫生的聲音漸漸地低沉下去，直到變成很難聽得清晰的細語。一種微弱的女性的聲音回答着。約翰聽到了這種聲音，不斷地搖頭。

沙穆把水倒在醫生的多毛而又白皙的小手上，一邊聚精會神地聽着他的吩咐。但是，醫生說的儘是一些普通的無關緊要的話語，他很難聽出裏面有什麼妙理。

醫生低聲叫道：「呀，你們這兒還有夏天的蠅子。」他正用肥皂擦着兩手，用水淋着，卻聽到一隻孤另另的蠅子的嗡嗡聲。

湯尼伯開過藥方，在藥方最後一行的波紋上簽下名字。之後，他放低聲音，用一種鄭重的叮嚀的語氣告訴沙穆：

「我的朋友，有些人一下子就結束了生命，有些人卻能够活得長久……」

沙穆不能了解醫生話裏的意義，但是他直覺到那是對他的妹妹安娜說的。他問道：

「她的病怎麼樣呢？」

「她的病麼？可重可輕……當然的，她心臟很弱……我已經開下必要的藥劑，對的，對的……」

說着，醫生就站了起來，穿上了大衣。他走向車子的時候，約翰從過道裏喊道：「醫師，請稍等一會。」一邊拉住沙穆的袖管，低聲說道：

「我一向想……你眼前有兩部車子……我說……你何必兩部呢？就你的情形來說，明天怎樣是不得而知的；至於我呢，我倒需要添置一部這樣的車子。我跟你鄉里，我幹嗎一定要上市場去買呢？」

「車子不是我的，」沙穆冷冷地答道。

「不錯，車子不是你的，那是柯威特家的。但是，柯威特在那兒呢？」約翰熱心地煽動着，同時用他的有力的胸脯把沙穆抵在過道的板壁上，溫熱的鼻息直衝着沙穆的脖子。「絕後啦！柯威特家再沒有人了！你告訴安娜。她一旦不幸了，這兒準會給他們搶光的。我們究竟是鄉里。我可以付出相當的代價，些微的現金或者麵粉，你說……」

「我可以告訴她，」沙穆還是用冷淡的語氣回答。

他們可以聽到醫生在院子裏，在車子旁邊，焦躁地乾咳着。

「這關你什麼？——不見得你就會永遠待在這兒，」約翰繼續咕唧着，心不在焉地跟着沙穆走上了院子。「你孤孤零零地活在人間，一件乾淨的襯衫裹着一個孤魂。車子是柯威特家的，可是柯威特家卻絕嗣了！一部車子可不是一件廢物……」

沙穆用動聽的聲音向醫生道謝，謝謝他爲了他們平民，從老遠的鎮上跑來一趟。他希望醫生不要見怪，不過他已經把一塊醃肉和一袋麵粉放在車上，就在這兒，就在防雨布下面……他本來還想拿幾個鷄子，但是他近來卻難得找到鷄子——也許給母鷄藏匿了起來，也許給臭貓搞去了……他希望醫生不要介意……

「那，那，那是完全多餘的，」醫生說着，做一個歪臉，估量着裝在袋子裏面的頗大一堆的東西。他心裏想道：「要是他沒有裝進整片的醃肉，那才該死哩……」

約翰忙着套馬的當兒，醫生卻轉向沙穆向上仰着的灰白臉孔，匆匆地重申着他的囑咐，然後又嘆息一聲，同這位瞎子握別。

「不必擔心，老頭兒……對的……」

車子帶着輕柔的沙沙聲走出院子，不時輾過石頭的時候，就發出嘎嘎的聲音。

「你告訴安娜！約翰回頭喊道。『我可以保管這部車子的。』

輪子的聲音消失了，現在可以聽到掠過屋角和四周樅樹的颯颯的風聲。寒冷的十月天空下着毛毛的細雨。

沙穆垂下兩臂，默在那兒聽了一會風聲，就走進屋子去了。屋子裏頭經過醫生洪亮的聲音震盪過後，現在更見沉寂了。秋天的暮色很快地籠罩下來。

沙穆重新料理擱下的一些事務。他點上一盞馬燈，放在凳子上。一個瞎子照理是無需燈光的，但是沙穆的眼睛其實並沒有全瞎。據說他可以「看見影子」。他的兩眼雖然蒙上了一層眼翳，卻依然可以迷迷糊糊地感覺到陽光。他可以看到窗口的光線和夜裏的燈光；他可以從影子上，分辨幾步以外的人體、牆壁、

一棵樹木或一堆乾草。

家裏的事情堆得很多。柯威特家一度算是全村第一興旺的農家，但是將近一年以來，卻始終只有沙穆一個人手。這一家在這一年裏頭儘管坎坷，財產大半散失了，但是這裏的工作還不是一個人手可以應付得了的，尤其是像沙穆這樣殘廢的人手。

他生起爐子之後，又提進水來，裝滿了鍋子，擱在爐子上；一邊又切了一些馬鈴薯，裝在一口餵牲口的大桶裏，和上了麵粉和熱水。之後，他就提起了馬燈，跑上畜棚。

棚屋笨重的大門吱吱嘎嘎地打開了。在無邊的黑暗裏頭，沙穆聽到了悉悉沙沙的聲音，聞到了飼料和乾草的氣味。發覺有人進來了，馬兒尖聲地嘶起來了，豬嘎嘎地叫着，雞喔喔地啼着。要是有人在這兒，在畜棚裏面，在朦朧的燈光下面，看見沙穆，他一定會留戀一陣，看着沙穆如何老練地親切地把乾草裝進牛槽；如何摩搔每隻牲口的柔潤的下垂的頸脖；如何從成捆的乾草裏面，檢出一簇苜蓿，送到老安兔的唇邊，如何用手指頭順着牠的蓬鬆的鬚毛，扯下黏在上面的牛蒡子。誰都會覺得奇怪，要是他看到沙穆臉上露着慈祥的笑容對閻馬說道：

「喂，安兔親愛的，原來是這個！」

他拿出馬梳，替安兔梳理。他的臉孔顯得極端的安閒慈祥，似乎他寄身的這家農家並不是一家破落